

譯 林 說 小  
書 叢 著 第十三編

滑稽小說

旅行述異

卷上

上海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

歐文者。古之振奇人也。能以滑稽之語。發爲傷心之言。乍讀之初。不覺其傷心。但目以爲諧妙。則歐文蓋以文章自隱矣。此書劈分四大類。鬼也。名士也。盜也。掘藏也。天下鬼使人怖。盜使人備。藏使人歎。獨未計名士之能使人嘆。名士立身託業之始。亦何嘗用以嘆人。顧以不善治生之故。而又傲冗凌轢。自窮其求生之途。又非諸葛公所謂淡泊明志者。衣服飲食。一一希於安飽。無以異於恒人。而獨其治生者。力與恒人矯。則宜乎顛沛窮蹙。以詩鳴號。上怨天而下尤人。初未嘗反躬而責實。此則自蔽者之流弊也。顧世人之待名士也。初不以鬼。而實虞其作戾。初不以盜。而私患其見凌。蓋以俗人親名士。旣無窖藏足以歎之。而又有鬼盜之懾。名士烏得不窮。且名士者。多幽憂隱憾。散髮呼囂。歌哭不恆。陵詆無上。則渾良夫之叫天也。殆有鬼之氣矣。文干當路。書詆故人。茹忮鳴高。匿慾表潔。無所事事。待人而食。稍不如禮。動肆醜詆。則蘭陵老人之怒尹也。殆有盜之氣矣。且自窖其詩。已不類於窖藏。而日欲冀人之

歛。則爲計乃愈左。歷古以來。不得宏獎風流者。以薦寵之。而名士往往爲世詬病。畏  
廬不肖。夙知其弊久矣。幼年亦稍稍爲詩。顧自審其不工而去之。而當其恣意塗抹  
時。人之非毀者。已籍籍吾後。顧吾頗有志。能忍饑三四年。未敢怨懶不平。咆哮以恣  
吾憤。又未敢蒙恥。自託於豪貴。今已老。荷天之右。不至僇辱其身。亦未嘗媚嫉同儕  
之富貴。嗚呼。畏廬其萬幸。不爲名士矣。夫澹泊明志。吾固不能。然得粗衣飽食。於心  
滋以爲足。惟所志則殊寡遠圖。執業乃大類白克宋之自活。第白克宋之詭遇如何。  
余未之知。然自食其力。或爲當世君子所憐。則畏廬之生業亦微矣哉。

光緒三十二年十月旣望閩縣林紓敍於望瀛樓

# 歐文旅行述異卷上

美國華盛頓歐文著

閩縣林 紓 同譯  
仁和魏 易

## 緣起

余敬告讀吾書者。君輩曾否於旅行流覽山川風物。忽爾患作。懸身於逆旅高樓中。百無所見。但聞鐘上機械。徐徐作聲。病枕中。一一數之。能堪之乎。果君輩遇此。始知華盛頓之臥病他鄉。爲非樂也。余此時不在萊茵河光明媚中。病耶村店咫尺。余長日欹枕於是間。凡有排悶之法。卽之轉以生悲。凡廢寺鐘聲。均余稔遊之地。一一識之。凡普兵伐鼓。奧兵吹笳。宜在何時。余應候卽聞其聲。無聊中欲學德文自遣。而逆旅主人之女。卽而教我。顧乃無味。雖字母出諸櫻脣。而聞之亦屬寡味。旣而拈舌試觀。不逾楮葉。卽復棄置。旣乃慨然曰。旣不能學。胡不著書。一思及此。乃大奮劖。復自念著書古稱難事。果能著書者。衆方爭目爲作家。第今日乃大異於古之所云。印

刷之工既省。卽貧薄之子。能灑輸數行。亦可問世。此何貴者。幾於委巷之中。均列位著作之林。以書爲戲。在在而有。彼少年行獵。置槍著筆。卽爾成書。閨秀女郎。停針罷繡。亦能呶呶作老生語。由此觀之。則我之著書。亦復何難。因發篋出吾筆記。爲著書之料。並合而修飾之。吾書成矣。且當此時代。衆情好古。余乃探索時尚。爲分版之文。雜敍古事。以悅時流之目。縱不如精於古文者之言。然敝帚之享。亦寓人心。世道於寸楮之中。乍觀之似無世道人心之係屬。而久久者悟矣。余之療治時病。不加峻劑。特徐進以湯液。且屏去道貌。不爲莊厲之語。大似尊嚴之貌。傳之以蜜。因之人人傾耳。張口。吾卽以刀圭之藥。投口中。聽者固無覺也。第人人多問我所言。其事確否。余則告以書中日耳。曼學生一節。當日法人筆記。固有與此相類者。後此有人言。尤有勦吾書以去。實則其事有無。余不之知。第覺其授受有所自來已爾。吾書中尙有祕畫一節。及少年意大利人。似數年以前。有人與余談及者。第語自何來。亦不之審。其餘怪誕不經事。但有一語蔽之曰。吾旅行久。聞見廣。卽客夢亦疊如秋山。故腦。

筋中縱橫擁積如破書籠焉臨池時所述事蹟聞耶見耶夢耶真耶都不一審幾亦不自信其有是事觀者果不吾直幸余書極短不倦觀者之目且題目屢變詩人有言果能移步換形則人不知其倦果使每下愈況而題目不同則人亦不能推置勿視茲事我固信之以余居英時恆御公車頭觸車壁余立易坐處更觸則更易之數易猶觸然余仍必易不能堅坐以受觸至下此所載有或懾虛先生所言者余不能不秉筆錄之以示觀者今發端矣喬弗利克拉然識也託名

### 罷獵飲至

懾虛先生曰一日羣雄獵罷而燕吾亦樂居末座主人爲男爵嗜獵如命男爵未娶居英倫腹地石室中男爵少時喜漁色遊歷諸國尤工於內媚之術旣歸自命能蠱婦人尋悅一女郎女郎許婚而復允他氏男爵乃大怒以爲悖遂作狹邪遊以家政屬老傭媼旣行獵以自遣復散泛其情匪人不僞施以溫媚之語時縱飲竟忘其時以男爵無主婦故不能拘以時刻衆歡羣呶聲震牆壁主人旣醉欲寐而衆聲亦微。

張睫屢下。聲亦呑咽。而聲震屋瓦之夫。至此乃大鼾。尙有數人。嘯語於東壁之下。已而並此數人亦寥寥作夢囁。此等人醒時無言。其應盡之言。則於睡中補之。旣而侍者入言茗熟矣。衆爭起坐。進茗思歸。而門外風雪已連天無極。主人曰。似此嚴寒。客乃以首試風雪耶。胡不下榻於此。衆言咸謂客多。胡得此牀席者。主人知旨。即曰。客不聞未娶之主人。其寢室固可張大者。吾室固寓十人。設更納十人。特膊背駢耳。何患無下榻地。主人乃進老傭媼。傭媼踧踖不能決。顧無主婦之家。不以媼爲嫌。可縱橫而臥。於是傭媼張皇四覓。咄嗟已辦。時羈睡飲茗已逾數時。夜半而客飢。廚者復出夜餐餉客。客旣飽。睡精神來。復遂問寢處之地。中有愛爾蘭陸軍大尉。其人好喧囁。無靜理。言曰。今夕臥老屋。無人之地。必有鬼物誤登。人榻以爲就窀穸者。言時有一人聳目而銳脣。即曰。大尉亦信鬼乎。此君當就飯時。不出論斷。但善考問。以耳代口。又欲窮人之口。以鑿其耳。衆人嘔噏時。彼獨默然。待人罷笑。始窮詰言者。初若未聞其人似食杏核。去核食仁已矣。而是人則食仁而求核。冀得甘食。余無可名之。

名。曰。好。問。先。生。好。問。先。生。此。時。復。絮。絮。問。大。尉。大。尉。曰。我。少。時。已。熟。異。事。吾。家。尙。  
有。本。希。在。窗。下。也。好。問。先。生。曰。本。希。何。物。者。大。尉。曰。本。希。者。女。鬼。以。鬼。面。臨。窗。擷。取。  
宜。死。之。人。者。也。忽。有。老。人。時。時。掀。動。其。鼻。者。驚。起。曰。茲。事。乃。大。奇。大。尉。曰。凡。人。有。本。  
希。居。其。家。者。其。家。必。清。門。不。爾。本。希。弗。蒞。也。因。語。主。人。曰。約。翰。夜。中。風。雨。鬼。易。出。沒。  
爾。家。能。有。鬼。室。授。客。下。榻。者。乎。主。人。曰。吾。室。固。無。鬼。然。其。力。可。以。製。鬼。吾。家。有。古。畫。  
面。目。獵。屬。吾。今。移。畫。黯。其。燈。橫。鎊。刃。於。几。上。想。夜。來。必。有。掀。幃。而。面。客。者。矣。座。中。忽。  
有。老。人。曰。如。主。人。言。令。我。頓。憶。一。事。衆。曰。是。人。必。有。古。典。爭。移。座。就。老。人。老。人。曰。爲。  
事。非。贅。蓋。曾。聞。諸。吾。季。父。者。好。問。先。生。曰。尊。父。爲。何。種。人。老。人。曰。瘦。瘠。而。好。旅。行。恒。  
以。閱。歷。語。後。進。好。問。先。生。曰。父。遇。鬼。在。何。時。者。而。掀。鼻。先。生。斥。曰。汝。勿。問。聽。丈。言。之。  
好。問。先。生。退。老。人。乃。按。膝。而。言。

### 龍桂微而夫人

老人曰。法國未革命前。吾季父居巴黎數月。是時英法未啓釁。二國耆宿名流。恒相

過從。英人出必揮霍。法人亦稍出其資助之費。顧英人之遊法者。均貴胄爲數殊少。不如今日之往遊者多也。與吾季父交者。多彼中世代名流。一日在陰寒中。過腦門豆之特庫。暮色四合。無棲息地。忽見一古堡。居叢樹之後。露塔尖。吾叔問御者。古堡誰氏居者。御者沈吟。謂爲侯爵別業。但忘其氏。御者語時。引手近帽簷。意禮吾叔。亦以尊此侯爵。吾叔尙憶在巴黎會面此侯。侯言野適時。必至堡中見訪。且吾叔者。稔於遊者也。計今夕過侯家。較旅宿勝也。矧侯家釀美。尤非野旅所及。乃告御人引車。趣堡堡之年代久。巋然無鄰。有石路直造堡下。堡下結構均古制。無可寓目。特儀觀略壯。且候已深冬。樹童無葉。石闌受雪。冷氣森然。過之起粟。思及夏令。杲日毒熱。觸之將燥枯。其日是時。御者叱馬。馬迅越如飛。林鴿驚飛。巢鴉駭鳴。而堡人亦聞聲爭出。俟爵亦臨門。視一見吾面。乃大異行法國禮。再親兩頰。遂引吾叔入門。禮意備至。且出陳物相示。以矜世代所貽。席間縷縷述先代勳烈。並陳甲冑矛戟珍玩之屬。媚客尙有巨刃。一絕重不能舉。老人示此意矜。先世英雄也。侯爵儒緩瘦損。不類壁間。

圖畫。畫中豐頤廣額猿臂熊軀巔巔然神采動人。顧侯之目光則耿耿而動。乃頗肖其先烈酒酣時。侯尙取鐵冑冠之。顱小而冑廓。又仗此巨刃似大衛舞哥利亞長劍。時。矣。以上所述。均非余之正文。轉瞬夜深。侯乃引吾叔至古塔中臥室。地殆備敵之地。下榻其中。令客震悚。而侯之引而臥此。正以吾叔好旅行且嗜古。故位客於是間。至時。且依據古傑。謂皆留此一宿。指述陳迹。以慰吾叔。並云約翰貝利倭者與洛勃忒伯露司爭蘇格蘭王位。弗勝。抑抑卽死於是間。吾叔聞言大悅。以爲數百年後能踵宿古人陳迹。亦云樂矣。是夜隆寒。塔中尤甚。有長身之侍者。爲吾叔拂擋物事。熾薪於爐。爲禮而出屋之荒寒。古悄苟熟。讀誌怪之書者。則追憶前言。宿此殊無歡。窗高而窄。前此爲瞭敵之地。後此拓而廣之。墉厚窗深。納光弗徧。且窗眼疏疏。經風作響。雙扉已老。力闔不能入。筍門外有甬道。不知所窮。嚴風從甬道入。扉磨戛。終夜有聲。似鬼窺室外。徘徊不卽入者。綜言之。天下無鬼。則已。果有鬼者。則此古屋必爲鬼窟矣。顧吾叔閱歷多。亦不之怯。始尙欲力閉其扉。顧百計不能遂。蓋吾叔之嚴閉此。

屏備風非禦鬼也。屛既弗闔，則多納薪於爐以祛其寒。薪爇光騰室中，燦然如受月。顧火光已烈，而攬爐之鐵杵，蠹植於亂薪中，騰影上壁，髡髮如長鬼卓立。吾叔脫衣登榻，榻高久乃上，寒甚，以重衾蓋及頰下，既就枕，目中火而耳中風也。自念似此隆寒，幸主俟家使野宿者，且立病甫交睫，忽聞塔上鐘聲，復甦塔鐘者聲緩，而沈在寒風蕭瑟中，慘聲已似召鬼鐘聲，甚緩。吾叔數之至十三點，而火力亦漸微，有時復冒突，而上吾叔以睡帽覆額，然目尙矚物，腦力已昏，移屬他狀矣。忽聞有急步聲行諸甬道中，吾叔仍不聲靜以俟之意。有他客歸寢，或減獲耳，然足音已至門扉，徐徐啓有白衣女郎，長身玉立，氣概肅然，衣爲古製，其長委地。至於火爐之次，竟弗審榻上之有人。吾叔去睡帽，引頸望此女郎，火光時爇，見女郎狀態矣，面慘白而爐火垂滅。微燄純青，故女郎顏色白中亦挾青色，而大致似美，顧爲憂鬱所中，凜然無歡。吾叔善風鑑，詳觀此女，似長在憂患中，而氣概高抗，不爲境地所窘，因成此狀。女郎引手向火，作就熱狀，且伸足就爐，吾叔睨之，履爲穹腰，而高襯者，履面之鋤皆金鑽，女就。

火久始迴眸。四盼方眼光燭及牀上時。吾叔血爲之冷。而此女郎忽合手仰天作祈禱狀。徐徐自出。吾叔雖無懼然。甚欲窮此來狀。人鬼不能深辨。然旅行久。事多卽亦弗懼。引睡帽之簷下。被其額面內而睡。尋聞有人呼聲。則侍者入天明矣。侍者鞠躬道咎。言擾先生清夢。吾叔起而着衣。因憶及夜來之事。因問此老侍人曰。堡中有婦人。恆於夜中至此。否侍者愕然曰。無之。吾叔自念侍者必不之知。遂下樓就晨餐。與侯爵至畫室。壁畫至夥。至此侯乃出音吐。縱論先勳。凡腦門豆貴人。據侯言半皆戚屬矣。吾叔厭倦已極。立時伸縮其足。似不耐久立。侯每指一畫。必述其本傳示吾叔。吾叔忽見有一圖。長大如人。大類宵來見形之鬼物。因曰。畫中人吾似已見之。俟不解。卽鞠躬曰。請先生恕我無狀。此人先生惡能見者。是人物化近百餘年矣。此卽古美人龍桂微而之公夫人。夫人於魯意十四初年時被寵權傾一時。吾叔曰。夫人生前有事迹。可以動人否。此語發俟。乃發吻作長篇文字矣。竟舉佛龍特內亂之由。滔滔如瀉江河。語至纖微。吾叔倦不可堪。已而歸宿至於龍桂微而公爵與康豆親王。

同囚於文勝城堡時。是時夫人欲激動腦門。豆人作亂。出公爵於陷穿中。久乃無成。夫人爲官軍所得。囚於地迫之堡。坐庭訊時。夫人抗節不屈。夫以金枝玉葉之貴人。乃身臨刀鎗而無所懼。眞將種也。且囚中累累欲遁。想君道行時。應見地迫故堡。夫人於一日夜中。守者忘其後戶之鑰。夫人挾從者行。合其舊部勇士數人。慨然夜出。思至三英里外海峽中。以舟航海而去。顧乃無馬。步躡以往。旣至浪高於屋。而舟所停處去岸至遠。然非得小漁舟莫達。而舟小浪高。亦莫至焉。夫人必欲前。船人力言不可。夫人堅欲行。旣下舟。風潮大至。夫人遂入於水。幾死。幸夫人力支柱於水中。卒得拯登岸。夫人仍欲登舟。而風盛於前。百計莫前。夫人知追騎且至。計惟賃馬而遁。或可免也。已至吾堡中方其來時。羣蹄蹴踏在夜深中。堡人嚴備以爲夜襲之寇。忽然前騎來言。公夫人至。於是領堡之人咸迓於門。次以火引夫人入。夫人衣裙盡溼。顏色全非。衣裙亦碎。卽侍從之壯士。飢疲已極。幾欲墜馬。吾先祖延夫人入座。以盛禮款夫人。蓋吾家先世與夫人有連。夫人之父亨利包本也。吾叔妨侯爵更作長篇。

語立以語斷之曰夫人似宿此矣侯曰夫人下榻地卽先生夜來居者而侍從之舊部則長夜邏守堡上是夕亦大風語次復曰憶夫人來時卽爲昨日之日是日吾家適有事故久久亦不之遺忘語至此囁嚅不即吐尋曰是夜有異事久復不言吾叔曰事涉於夫人乎侯似不聞乃曰夜中吾堡至是又不言因鞠躬曰先生恕我此事係我家族吾不忍質言也當日野蠻之時代朝貴皆嗜殺如虎狼傷哉夫人惟前事有涉吾家吾易以他語矣吾叔者好奇人也聞侯語方沈酣乃爲橫風中斷狀至不可耐堅問之而侯終不言吾叔終乃曰侯旣不言則此夫人者吾夜來實見之於樓上侯聞言大震視吾叔叔曰夫人昨夕臨睨吾寢侯大笑似以吾叔爲妄言因退縮出煙壺於衣囊中笑曰公英人乃好調詼吾叔正色衍衍言夜來所見侯捧煙壺木立不能答聞已無言復吸鼻煙語至此談鬼之老人亦不言起而取酒飲之聞者皆嘿然以待好問先生乃不能忍卽問老人曰君季父究何言老人曰無之好問先生曰侯作何語老人又曰無之好問先生曰此史材畢乎老人復引酒曰安得不畢衆

聞言咸快快不以爲是。攝虛先生曰：以我思之，此老人必復有言，但嗜酒耳。必復有後言，顧此老人仍斟酌不已。余乃知此老人妄言也。此時掀鼻者忽進言曰：君言夫人事，吾亦撩動吾阿姨軼事矣。阿姨所言，固不敢辨其誠否。特吾且姑言之，以博衆榮。

璧象伸眉

掀鼻者曰：吾姨健碩，腦力高，有智數，遇事能決，殆女中勇士也。吾姨丈則貌小之丈夫，雅馴而和藹，二偶不相匹也。姨丈自成禮後，貌者乃益貌，而阿姨則禮事其夫，凡城中名醫，半皆延致。凡醫所處方，阿姨則并合而飲之。其藥蓋合一病院中所服者，竟以一人服之似宜愈矣。顧乃不效，而吾姨丈遂歸入情鬼籙中矣。好問先生曰：阿姨所遇之眚，得毋其亡夫耶？掀鼻者怒曰：汝第聽勿詰！吾姨自夫物化，乃大咎用藥，夥越其度。凡足爲死之榮，則悉力張之。表儀至盛，空時購花無數，以牙作小象，懸之胸際，又畫一象張之壁，對臥榻而立。衆聞阿姨不忘前夫，則咸頌其貞與人之言。

曰。凡婦人之善事其夫生死無異。則天公將憫其慈愛。錫以多夫用爲報。覲阿姨旣  
孀。移家就別墅。墅居特貝雪埃中。盡室皆行。圖居墅中不返。別墅荒寒。無人前此。尙  
有罪人。雖經於樹外者。而城中所攜之侍者。咸不樂居墅。夜中聚語。是間所有之怪  
徵。彼此互述。阿姨女侍。神經有病。言不能獨宿。有少年甚忠厚。夜中伴之。至於達曉。  
以已其病。即阿姨初至。亦以墅荒而宜備。當臨睡時。必周審門戶。令牢實。且聚重要  
之物。自加緘鑄。金鑽之屬。則聚之身旁。以阿姨支持門戶。久事必躬親。無所怠忽。以  
匙置枕下。麾女侍歸宿。阿姨坐而卸粧。顧阿姨雖愛其亡夫。然梳掠尙入時。不苟苟。  
作居孀狀。晚粧時。輒轉側臨鏡。以取媚。以阿姨少時曾居此。與此間少年有素。今日  
退居舊時。少年均臨賀。阿姨靚粧出見。故於卸粧時。尙顧盼作媚態耳。忽聞背後有  
聲。趣迴顧。乃無人。則姨丈立影也。阿姨歎息無語。仍理衣裙。顧理衣時。仍憶日來所  
接見之賓客。然阿姨歎息時。忽似有人。亦助其歎息。四顧。又無人。始疑爲風。自竇入。  
幻爲異聲。乃去。髮寢紙上。初不以爲鬼。告忽。又見畫圖上。眼動眉伸矣。好問先生曰。

汝言阿姨背畫理粧也何由能覺圖中人動掀鼻者曰然姨雖背象而象恰臨鏡阿姨見狀大震乃迴顧果能動耶抑目瞇耶仍以手掩目自指縫中視鏡中象象果動矣睫毛上下迅捷無倫阿姨覺此狀爲生前所常有者因大懾乃顧談鬼之老人曰吾姨與尊叔同其膽力旣亦弗懼仍低首理衣且翕脣作響音節皆合而不亂足徵其神王矣復僞取箱翻之傾物事於地上且秉燭檢疊意將四偵覓宵人所伏仍不疑爲鬼也已而乃啓戶四顧圖易宿地已乃下樓起侍者執械復登其狀如行軍奴綱揚繡刃御者則執鞭餘從執手鎗廚人則執切肉之刀傭奴執兩空瓶以代軍械阿姨則持攬爐之鐵杵爲火所燬紅光照眼其狀最烈女傭隨諸人後以砂藥納諸鼻孔口中極言鬼大可畏阿姨叱曰何鬼之畏吾將燬鬼鬟令灼衆旣進門房中肅然旣至懸畫之所阿姨下令曰去此畫忽聞有呻吟之聲出自畫中衆皆卻走此女奴先震力掣其同伴之人阿姨呼曰趣下此畫先是壁間有門塞矣尙留其洞畫巨邁掩此洞及畫旣去則洞空見一人伏其內手刃而顫語至此好問先生曰是其鬼